



(拍攝於2016年6月13日晚，施老師「百歲慶生餐會」。
前排左至右：王健全、高秋瑛、施建生、吳惠林；後排左至右：李秀卿、溫素真、廖皎伶、葉素萍)

追憶經濟觀念傳布者 施建生教授

◎吳惠林／中華經濟研究院 特約研究員

搖首出紅塵，醒醉更無時節。
活計綠蓑青笠，慣披霜沖雪。
晚來風定釣絲閑，上下是新月。
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鴻明滅。

宋代朱敦儒（1081～1159）
〈好事近〉，《漁父詞》

2020年8月14日下午，得知施建生教授已於7月18日安詳離世的消息，享壽一百晉三。最近幾年，施老師

時常感嘆朋友凋零、心中孤寂，每天都活得很累；特別是過去兩年因行動不便，無法行走，需人侍候，更是辛苦。對他而言，離世或是一種解脫，我個人也早有預感與心理準備，但還是不免悵然，惋惜不已……

生平和學思歷程

1917年在中國浙江省縉雲縣出生的施老師，1939年自中央大學畢業後，通過自費留學考試，申請到美國哈佛大學研究所就讀，1946年拿到碩士學位。為了早日報效國家，



放棄攻讀博士，以一年時間走訪美國多所知名大學，包括在芝加哥大學旁聽半年，並遊學西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和史丹佛大學。

當時的主流經濟學已由凱因斯（J. M. Keynes）倡導的新理論取代，主張政府應以經濟政策干預。服膺凱因斯理論，將之引入美國的就是哈佛大學，因為靠海而被稱為「鹽水學派」。另一學派鮮明反對政府干預，以芝加哥大學為重鎮，因在湖邊而被稱為「淡水學派」。施老師因緣際會，先在哈佛大學薰陶兩年，曾選讀有「美國凱因斯」（American Keynes）之稱的韓森（A. H. Hansen）開授的「經濟分析與財政政策」，繼而在芝大修習半年，同時接觸到兩大學派의思想和主要代表人物，對後來傳布經濟思想助益甚大。

留美三年後，施老師回到上海，當時國共內戰已開打，繼而國民政府在1949年播遷臺灣。隔年，施老師也渡海來臺，先在省立行政專校（臺北大學前身）任教，1952年獲聘為臺大經濟系專任教授，講授大一經濟學、大四經濟政策兩門課。

1959年8月到1967年7月，施老師還擔任過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和臺大法學院院長。在臺大任教期間，施老師曾赴美國講學、研究，當過密西根州立大學等校的客座教授，前前後後約七年之久。就在威斯康辛大學勒考斯分校執教兩年之後，由於校方堅留，施老師遵守臺大校外兼職不得超過兩年的規定，乃在1979年自臺大提前退休並接任名譽教授。

1984年施老師自美返臺，應文化大學聘

為教授並先後兼任經濟系主任、經濟所所長和法學院院長，至1992年75歲退休。隔年應中華濟研究院聘為研究顧問，從此在專屬研究室中，悠遊書海、自在為文、著書立說，至2016年99歲時才停筆。值得一提的是，施老師熟悉各家學說，深諳經濟政策，但他只忠實地傳布，對政府政策從不批判、評論。

教學、研究、傳布經濟觀念

施老師一生致力教學、研究、傳布經濟觀念，六十多年如一日，傳布方式分為教書和為文寫書兩種。大學教書四十多年，主要講授「經濟學」和「經濟政策」兩門必修課。前一門為經濟系學生打基礎，後一門為經濟系把關，經濟系學生第一年打下堅實基礎，四年苦學，通過經濟政策最後一關，才能畢業。也就是說施老師擔負經濟觀念的啟蒙、灌輸和鑑定的重責大任。四十多年中，施老師教過的學生眾多，這些學生又不乏擔任教職，一代接一代，將施老師傳授的觀念再予以傳布，乘數效果之高難以計量。

施老師在1955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到2001年已經修訂十二版，研讀者並不限於修課學生，在華人世界炙手可熱。在1960到1980年代中文教科書極少年代，其熱銷情景可想而知。

除了教課和教科書寫作外，施老師也勤於為文介紹經濟學說的演進。他的《現代經濟思潮》描述漫長的經濟思想史，是在五十年間分兩階段完成的。第一階段在1955年寫成《當代經濟思潮》，介紹二十世紀以來經濟思想的演變，並以四位經濟學家為主

軸；四十一年之後（1996年），再加入八位偉大學者重寫該書，並將「當代」改為「現代」，將時間延長至二十世紀末；到2000年，又新增二位名家，以增訂版刊出。寫作的艱難、認真的態度不難想見。

退休之後全心投入閱讀、寫作的施老師，覺得有必要詳細介紹典範經濟學家，供後人師法。他分別在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3和2016年，將熊彼德（J. Schumpeter）、凱因斯（J. M. Keynes）、海耶克（F. A. Hayek）、弗利曼（M. Friedman）、李嘉圖（D. Ricardo）、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薩繆爾遜（P. A. Samuelson）、約翰·密爾（J. S. Mill），以及馬夏爾（A. Marshall）九位大師一一立傳，以「偉大經濟學家」系列叢書出版。這種艱巨、吃力不討好卻又極其重要的工作，願意、且能勝任的，恐怕後無來者了！

施建生老師夜以繼日、終其一生，利用教課、寫教科書、寫文章，以及為偉大經濟學家立傳等方式，傳布經濟觀念和思想。我們知道，經濟思想和觀念威力非常強大，對政治人物和政客的影響無比深廣。凱因斯在其《就業、利息和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的結語中，說得很明確，他是這樣寫的：

「……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不論當它是對的時候，還是錯的時候，其所具有的力量都要比一般所瞭解的大得多。的確，這個世界實很少受其他事物之支配的。從事實際工作的人以為自己可以不受任何學

術思想的影響，但實際上卻常是已故的經濟學家的奴隸。掌握大權的狂人們，只聽從空中傳來的聲音，但卻常引用學術界一些三流角色不久前所發表的言詞來支持自己的狂亂。我可以肯定地說，如與觀念的逐漸入侵的力量對比起來，既得權益者的力量就要小多了。當然，這些觀念是不會立即發揮力量的，總要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才會發揮。因為在經濟學與政治哲學的領域中，過了二十五歲或三十歲而仍會受新理論之影響的人並不很多，這樣一般公務人員、政治人物，乃至煽動家們，對於當前問題所應用的理論就都不會是最新的。但是，不管對於將來的影響是好是壞，具有危險性的終究是思想，不是既得權益。」（此段譯文引自施建生《經濟學原理》十版，頁544）

這一段論述凸顯經濟觀念傳布者的重要、責任的重大和艱難，令人不由得對經濟觀念傳布者施建生教授肅然起敬，也更懷念起來！

跟隨施老師的腳步

我跟施老師的第一次接觸是在1972年，上的是臺大經濟系四年級的「經濟政策」必修課程，兩個學期分別只得到78分和74分，想當然很不出色，也不可能獲得老師的關愛眼神。真正與施老師密切接觸是自1993年開始，施老師第二次從學校真正退休、擔任中華經濟研究院顧問的這20多年。

施老師在三樓有一間專屬研究室，並定期為中經院出版的《經濟前瞻》季刊（現為



雙月刊)「經濟觀念」專欄寫稿。正好我是刊物主編，負責看稿、改稿。一開始，對於施老師寫在稿紙上的十來張漂亮的「龍飛鳳舞」文字，費了好一番功夫才看懂。漸漸地熟識之後，對於我辨識類似的手寫文字助益甚大；而且文稿要用電腦打字，連研究助理也被訓練出辨識文字的能力了！

施老師即使撰寫通俗的經濟散文，仍秉持做學問的嚴謹方式，字字斟酌、一絲不苟。他都是介紹偉大古典經濟學家的人與事，這是費時費力、又需具深厚功力者才可勝任的。年輕學者或者不願為、或者無力為，而施老師用心歡喜為之，甘之如飴。施老師的文章是《經濟前瞻》的一大亮點、招牌，寶華綜合研究院梁國源教授屢次跟我說，一接到刊物就迫不及待的翻閱施老師宏文。

2013年3月，施老師一度由於讀寫都不太方便，而被迫停筆；兩年後身體恢復健康，再度提筆撰寫馬夏爾傳記，2016年才正式封筆。施老師前前後後共寫了九十九篇，我除了一一拜讀之外，三不五時也會到三樓施老師研究室串串門子（我的研究室在六樓）。只要門縫傳出來〈紅豆詞〉「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等老歌的歌聲，我就知道施老師人在研究室裏。於是逕自開門進去（不需先敲門，因為施老師耳朵不太靈光聽不到，加上歌聲更難聽清敲門聲），輕觸老師身體，兩個人就聊了起來。這就是近20多年來，我在中華經濟研究院與施老師的相處方式。

一見面，施老師第一句話幾乎都是：「鶯釧好嗎？」劉鶯釧由學生、助教到升任教

授，都在臺大經濟系，施老師對她愛護有加。鶯釧又曾到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擔任訪問學者一年，與施老師女公子熟識，更加深施老師對鶯釧的愛護和照顧。在「愛鳥及屋」下，施老師也就注意到劉鶯釧的先生--就是吳惠林。有一段很長的期間，我在平面媒體頻繁寫稿，施老師都透過鶯釧告訴我，哪個地方有問題，讓我更加戰戰兢兢、不敢大意了。

施老師的記憶力非常好，他上課從不帶書本筆記，滔滔不絕地一說到底。與他閒聊時，施老師會透露一些秘辛，畢竟他百年中歷經各個關鍵時代、事件，度過槍林彈雨、流離失所的歲月，本身就是道道地地、真真實實的活歷史。他從不諱言自己是「大統派」，更希望中國富強，但他不會批判不同意識型態者，也熱愛臺灣這塊土地和人民。

施老師是非常「獨立」的一個人，不喜歡依靠人家。只要自己可做的事，他一定親自為之，不假他人。即使前些年生一次大病後，行動不方便，也都勉力自己處理事務，更不喜歡讓人扶持。這種獨立不依賴的特性，也許就是施老師長命百餘歲的要因吧！

寫到此，腦中浮現出一個畫面，那是2016年6月13日晚，中經院第三所部分同仁在忠孝東路〈總督西餐廳〉幫施老師舉辦的「百歲慶生餐會」。施老師不只談笑風生、飲食如常，而且食慾頗佳，還行動自主呢！

施老師是偉大的經濟學佈道家，個人有幸長期追隨施老師的腳步，一路向前行。謝謝施老師，更祈望老師在天國順心的過每一日。永別了，永遠的施老師！